紅樓真夢/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四回　聽清歌初宴會真園　賞佳月大開涵萬閣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面請賈夫人，陪著賈母同去逛園子，賈夫人雖已逛過兩回，因要哄老人家喜歡，當下便答應了。寶玉又回賈母道：「老太太的飯擺在那一處好？」賈母道：「看那裡方便，就擺在那裡罷。」鳳姐道：「依我說，最好是擺在那含暉水閣裡，從這裡去，一進門就到了。吃完了飯，愛往那一路逛去也都方便。那裡臨水，坐在窗子裡看出去都是豁亮的。」賈母聽了甚喜，道：「還是鳳丫頭想得周到，就是這樣罷。」黛玉命人抬了兩乘綠漆小藤轎來，鴛鴦珊瑚等服侍賈母賈夫人坐上，從那條大路一直抬去。寶玉、釵、黛和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諸人，都抄近路從山洞裡過去，倒比轎子先到。走過香勝亭畔，水花風葉迎人招展，只覺一陣陣的香氣隨風吹來。度過板橋，便是水閣。那回林公和賈珠等初次遊賞到此，本擬名為披香水榭，後來林公因披香兩字古人用過，又改名含暉閣。

大家繞著迴廊進去，只見畫檻枕波，珠簾障日，非常幽靜。

靠著水窗一帶擺了許多竹幾竹榻，窗楣上嵌著綠漆蕉葉文的小橫匾，上有「含暉水閣」四字。旁邊抱柱掛著黑漆嵌蚌的集詞長聯，香菱湘雲二人正在看那對聯，甚為贊賞。見釵黛等進來，忙回身相見。黛玉笑道：「今兒一早起沒見著雲丫頭，原來和他的詩弟子到這裡說梯己話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說了一晚上的話，還沒說夠麼？必定又有

了新詩啦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一早就到老太太上頭，你們還沒起呢。我也替你們原諒，好容易三個人湊到一塊兒，還不是連底凍麼！」一面說著一面笑，猛一回眼，看見了寶玉，自悔失言，臉上紅的像有八九分酒意。

鳳姐冷眼看出來，撲嗤一聲笑道：「我們常說，捧著老太太像取經的唐三藏，只短個孫大聖，如今可湊全了。」眾人乍聽，不知他說些什麼，細想一想，又瞧見湘雲那個樣兒，都不禁大笑。笑得湘雲更不好意思。黛玉正倚著欄杆看水中游魚，回過頭來，笑道：「你們都不是好人。」

一時賈母賈夫人來了，方把笑聲止住。賈母扶著鴛鴦進來，含笑道：「人老了，什麼事也不中用。你們走幾步就到了，我們坐轎子的，倒繞了一個大圈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也剛到一會兒。」大家讓賈母賈夫人靠窗坐下，賈母道：「你們說什麼呢？笑得這麼熱鬧，我一來就收了。」大家都不好說得，鳳姐只可笑道：「我們說笑話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鳳丫頭的笑話必定好聽，你再說一個有趣的，讓我和姑太太也笑笑。」鳳姐只可現編了一個，說道：「玉皇大帝有一天大宴眾位神仙，孫行者吃果子吃多了，放了一個臭屁。大家擠對了一番，到底是誰放的呢？孫行者只裝沒事人似的，卻被呂洞賓聽出來是他放的，又不便明說，便說道：『諸位要查出這個放屁的也容易，只看臉紅的便是。』猴子到底機靈，連忙躲在人背後。大家一看，止有關老爺臉最紅，都指定是關老爺放的，連猴子也跟著人說。

關老爺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『誰放屁誰知道。』」眾人聽了，又是哄堂大笑。

寶釵怕湘雲臉上掛不住，便搭拉話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小的時候，家裡有個枕霞閣，比這裡如何？」賈母道：「那有這麼大呢？也沒有這樣的真山真水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也是人工造成的，因為順著地勢，佈置的得法，倒像是真的一樣。」鳳姐道：「蓋園子頭一件得有水，京城裡只有玉泉山下來的一條水，三山三海都用的是他，不許尋常人家引水。有一處王府花園引了活水，還被人參了呢。像這裡鑿成一個大湖，真不容易。

「尤二姐道：「怎麼咱們大觀園也引的是活水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那是省親那年奏明奉准的，還靠著娘娘的聖眷，平常府第那辦得到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造這麼大的園子，也很得一番心力，還得有福氣。我在揚州，聽說一家大鹽商替老太太做六十整壽，要想修蓋一座好園子，手下管事們拚命攔阻，始終沒有蓋成。

只把家裡小園子略為修理，還招了許多閒話，那有咱們老太太這樣福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倒是我們世外閒人舒服了。若在塵世上，不要說那幫鹽商，就是皇上家要動點土木，也有那些假充忠臣的，你一折子，我一折子，抗言力諫。他只顧自己沽名，倒教皇上家擔了不是。其實只要紀綱立得住，蓋個園子有什麼關係。」

說著，黛玉走過來回道：「那幾個會唱的都在亭子上等著呢，老太太愛聽什麼，隨意點一兩出，叫他們唱去。」賈母點了《掃花三醉》，傳了下去，只聽得那邊亭子上，一片笛聲弦聲，引著歌聲從水面慢慢度來，分外清脆入耳。賈母笑道：「這比從前聽梨香院女孩子們打十番還有趣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聽曲原要在遠處聽，我們往常在大觀園，遠遠的聽見梨香院的歌聲，比他們上場彩扮更有意味。」湘雲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林姐姐那回聽他們唱的《牡丹亭》，把魂靈都唱了進去。我叫他幾聲，始終也沒聽見。」

丫環們回道：「飯菜齊了。」鳳姐黛玉忙著安放杯箸，上面一桌是賈母、賈夫人、湘雲、迎春，東邊一桌才是香菱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、鴛鴦，另替寶玉設一小圓幾，專置水果。賈母吩咐道：「你們只管坐著吃，不要上來拘禮，我才喜歡。」鳳黛二人答應了，鴛鴦仍不斷上來照料。賈母問湘雲道：「你們在家裡也還逛逛園子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新近也逛過幾次。沒有老太太領著頭，大家都不像從前那麼高興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那大觀園我還沒逛過，到底佈置得如何？」賈母道：「當日是胡老名公佈置的，自然不錯。若說局勢，還不如這園子大呢。

「迎春道：「紫菱洲誰住著呢？別荒廢了才好。」湘雲道：「那裡至今還空著，也小修過一次。比二姐姐住著的時候，究竟冷落多了！」席間正陸續上菜，鴛鴦見那筍脯茄鮝是賈母愛吃的，便挪在面前。賈母道：「別挪了，我也吃不了多少。」

賈夫人在席上問起湘雲家事，聽他說的那樣孤苦伶仃，也著實歎惜一番。那邊席上，香菱鳳姐各自和寶釵談些家務。黛玉插不上嘴，往寶玉座上一看，卻是空的。原來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釧和芳藉諸人，另在水閣旁三間小敞廳上擺飯。寶玉吃些茶果，便又到那邊和他們去鬼混。鳳姐笑道：「寶兄弟呢？又不知鬼鬼祟祟幹什麼去了。寶妹妹，林妹妹，還不把他捉回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鳳姑娘從前怎麼捉璉二爺的，也叫他們學學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到底有媽的有人護著，我明兒也要認個乾媽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何必另認呢，姑太太多收一個就得了。」賈夫人只是笑，並不答碴。一時賈母吃完了，大家散坐。寶玉又進來請賈母的示，往那一路逛去。若不喜歡坐小轎子，船也預備下了。賈母道：「上回坐船逛的，這回坐轎子逛逛山景罷。咱們先到迎丫頭那裡坐坐，再去看看妙

師父和菱姑娘的房子。」大家等賈母賈夫人吃過茶，坐了一會。然後將藤轎喚來，看賈母賈夫人坐上，一路緩步跟隨。走過谿岸，從山後一條小徑橫穿過去。那小徑也是用五色石子漫成，兩邊俱是蒼松翠栝，樹枝擦到轎上竹簾，嗤嗤哳哳的響。又從一座山坡轉過，只見一帶竹溪曲折回繞，中有紅板長橋，過橋不多遠，便望見舊月■的梅林。眾人貪看風景，沿路說笑，走來也不覺疲乏。將近梅花林裡，先聞見一陣幽香。那梅花也有淺紅的，也有淡白的，也有朱紅和綠萼的，都是疏枝老乾，橫斜入畫。

地上落了許多花瓣，如同鋪著細毯一般。慢慢走上山坡，又見迎面一座青壁，壁上鬆檜撐倚。那下面幾間瓦舍，窗槅欄楯都畫的綠色竹文，大家知是舊月■到了。鳳姐鴛鴦忙上前攙扶賈母賈夫人下轎。

走進月亮門，門內一棵虯枝老梅正在半開，顏色嬌紅可愛。

賈母站住了，和眾人賞玩一回。侍女們打起軟簾，一同進屋坐下。迎春親自捧茶，先奉賈母，又奉與賈夫人。寶釵湘雲都道：

二姐姐別招呼我們了。黛玉瞧那窗子上，全是一片梅影，靠窗長案供著粉定小瓶，插了兩枝紅綠梅花，硯池筆架佈置幽雅。

那一面書架上，擺列許多道書，笑道：「二姐姐真會享清福，收拾得這般雅靜。」迎春道：「我那耐煩弄這些，都是司棋看不過，他來替我收拾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他整天家看道書，到底還是看不破，有許多傷感。」鳳姐道：「真看得透的能有幾個！那些渾人嘴裡念著佛，心上還想著升官發財，比他又如何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最喜歡的是梅花，若在這裡守著梅花彈琴，才有情趣。」迎春道：「可惜我不懂琴學，你們會琴又不來彈，白辜負了好梅花。」黛玉向寶釵道：「姐姐答應我，和我那套琴曲，至今也沒和，多半是忘了罷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忘是忘不了。一回去就有好些俗事纏住，見天見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那有這種雅興呢？」寶玉見那邊槅子上掛著一副七言對，是黃山谷集的李義山詩句：

玉璫緘札何由達，

珠箔飄燈獨自歸。

句子既好，字又瘦勁，都沒有一點煙火氣。便指與黛玉看，黛玉也說好，又道：「這對聯正該掛在這裡。」賈母此時歪在花梨小榻上，正和賈夫人談些閒話，聽他們說到字畫，便道：

「寶玉，你看那西牆上太空了，我屋裡有梅道人畫的『香雪海圖』，挪到這里正對景。明兒摘了來，給你二姐姐掛罷。那邊換一幅別的花卉就是了。」寶玉答應著。賈母又道：「鳳丫頭菱姑娘他們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和新二嫂子都在外頭看花，老太太有事麼？」賈母道：「咱們也該走了，還要到別處逛逛呢。」鴛鴦忙出去招呼轎子，賈母賈夫人坐了，同向金粟庵而來。

寶玉和釵黛等一路走著，在一棵大梅樹底下，遇見鳳姐正扳著樹枝採花。尤二姐手中拿著兩枝梅花，又掐了一簇硃砂梅替香菱插戴。黛玉喚道：「鳳姐姐別盡著擺弄花兒，老太太都走了。」他們三人聽見了，才一同趕來。從那座峭壁走過去，都是高高低低的石路。鳳姐道：「林妹妹，這道兒不大好走，我攙著你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若是從前，走這一半的路，我就累癱了。自從服人仙丹，身子覺輕了好些。倒是寶姐姐、史妹妹，只怕都有點吃力。」寶玉剛要去攙寶釵，卻被黛玉一把拉住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怎麼人前也沒個分寸。」於是，鴛鴦上前攙住寶釵，鳳姐尤二姐二人架著湘雲，緩緩行去。那山徑兩邊全是桂樹，寶釵道：「梅花開到這樣，怎還有晚桂呢？」鴛鴦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裡的花是四時不斷的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地上落的桂花，軟軟的倒很好走，只是被我們踩碎了好些，未免可惜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們本要掃掉的，我說留著他做個地氈，又好看，又好走。今兒倒是用著了。」大家走出山徑，便是一片平地。那桂樹越發多了，陣陣濃香，撲人衣袂。妙玉已在庵門外等候，接了大家進去。

賈母見禪堂前兩棵大金桂，遮滿一院，佛香繚繞，庭宇幽深，笑道：「到底是他們這裡潔淨。」說著，便扶著鴛鴦至佛堂拜佛。賈夫人迎春跟隨同去，其餘眾人都先到客堂裡等著。

一時清磬聲歇，賈母等往這邊來了。妙玉忙往上讓坐，親自在竹爐上取茶銚，倒了兩杯茶，分敬與賈母賈夫人，說道：「這是武彝的鐵觀音，老太太姑太太嚐嚐，味兒還好，只是澀些。

「又將另一茶銚內煎的碧螺春，用一色定窯杯子斟了，分遞與眾人。賈母道：「這裡比櫳翠庵小些，卻還清靜。」妙玉道：「這就很寬綽了，我在司裡住著，那裡人又雜，

地方又窄，就要尋一兩間乾淨屋子供佛唸經，也就不易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聽妙師父口音像是南方人，如何到舍間來的？」妙玉將前事略說一番，又道：「我素性寡合，只府上從老太太以至奶奶姑娘們都說得來。直至此間，尚叨依宇下，這也是一種緣法。」寶釵黛玉悄向妙玉道：「聽說你藏的古琴甚多，總沒得見過。」妙玉道：「從前是有些收藏，那年遭劫，都丟掉了。新近只收了幾張，也沒什麼甚好的。」說著，便引寶釵、黛玉、湘雲另至別院精室。室內陳列許多樽盤彝鼎，古色斑斕。讓黛玉在鹿角圈倚坐下，寶釵湘雲另坐了兩張雕漆倚子。妙玉自向風爐上取水沏茶，寶釵黛玉都道：「我們剛才喝過，不要白費事了。」妙玉坐下，笑道：「才搬來，還沒佈置好呢，亂烘烘的，你們別笑話。」黛玉道：「依我看很夠精雅的了，還要怎麼佈置？倒是看你的古琴要緊。」妙玉微笑，向紫檀壁櫥內取出一張琴來，放在案上。釵黛二人忙卸了錦套，細細撫視。只見那琴金徽朱弦，遍身蛇紋，從鳳沼看進去，中鐫篆書「落霞「二字。又有小字一行，是「元鼎二年甘泉宮制。」黛玉試拂了一回，那音聲非常清越。隨後又看了兩張，一張是蜀郡雷氏的冰清琴，一張是臨安錢氏的聽秋琴，製作俱古，遍體鱗皴，也各有銘刻。二人看了，愛不忍釋。湘雲雖是外行，也覺得古澤可愛，贊歎不置。妙玉笑道：「這琴不是白看的，你們既知賞鑒，何不各撫一曲，以盡其妙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們何嘗不想彈彈，只是今天老太太在此，他老人家說走就走，彈得半半落落的，倒覺掃興。只可改天踐約罷。」妙玉道：「改天原無不可，只可惜寶姑娘就要走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聽有人走進來道：「如此古琴，也難得見著的，你們為什麼不彈呢？」大家都嚇了一跳，原來卻是寶玉。黛玉瞅了寶玉一眼道：「你又溜進來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以為你們又吃梯己茶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今兒我們也沒梯己茶吃，你也別想沾光。」妙玉道：「你真要吃茶麼？這裡倒有泡好了的，你替他們吃了罷。」便從架上取過自己常用的均窯茶鬥，從茶銚裡倒了大半鬥，親手遞給寶玉道：「你嚐嚐這是什麼茶？若嘗不出來，以後可不給你吃了。」寶玉接過，細品了一回，卻辨認不出，急得滿頭是汗。寶釵黛玉正在暗笑，忽聽寶玉笑道：

「我嘗出來了，這不是天台的雲霧茶麼？」妙玉點頭微笑。黛玉道：「什麼茶這樣希罕，給我也嚐嚐。」妙玉剛要去斟，黛玉就著寶玉懷裡喝了兩口，又遞給寶釵也喝了。寶釵道：「這茶另有一股清澀的味兒，何以名做雲霧呢？」妙玉道：「我也難怪，你們何曾到過深山裡呢！這茶生在天台山絕頂，人跡罕到，趁興雲起霧的時候彩的，得著天地氤氳之氣，所以另有一種真味。雖不算什麼奇產，可是輕易得不著的。」此時，湘雲尚在撫玩古琴，妙玉另斟了一杯給他喝著。寶玉還要寶釵黛玉撫琴，只見侍女們進來回道：「老太太要走了。」妙玉和眾人連忙出來。賈母賈夫人已上了藤轎，大家順著山徑

下去。這一帶全是毛竹，轎子從竹徑穿過，彷彿似葦灣裡泛舟似的。漸近瑤林仙館，看那山坳各處花林錯落，紅白相間，走近了方知都是木芙蓉。

進了院門，又見許多奇石，有像雲片的，有像芝草的，有像飛禽走獸的。院中兩大棵梧桐，罩著窗戶都是綠沉沉的。賈母走進屋內，見幾陳琴硯，架庋圖書，像個絕好書房，卻不見他們的牀榻，笑問湘雲道：「你和菱姑娘在那裡住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屋子是前後兩卷，我們臥房在後頭呢。」黛玉看那書架上陳列的多是唐宋人詩集，笑道：「走進這屋子，就知道主人必定是個詩家。這些書便是詩幌子。」寶釵道：「菱嫂子，你新近做的詩呢，拿出來大家讀讀。」香菱忸怩道：「我胡亂寫的，怎麼見得人！等沒人的時候，我再請教姑奶奶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的詩見不得人，你們姑奶奶和史姑娘就不是人麼？」香菱回答不出，只可笑笑。賈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如今這個也做詩，那個也評詩，我們姐妹小的時候，何嘗不喜歡這些事。偏碰著祖老太太硬迫著做針線活計，不許我們弄筆墨，到大了也就不想做了。」賈母道：「那時候老輩講究的，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。不但做詩，連看書都不大許的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「我就吃這個虧，至今兩眼睛還是烏黑的。將來風氣一變，女孩子也許要趕考做官。還許女的娶姑爺，都說不定呢！」

又坐了一會，鳳姐見賈母微有倦意，便道：「老祖宗別累著，今天還沒歇中覺呢，咱們家去歇歇罷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坐轎子也累的慌，大家坐船回去罷，船也預備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還要同寶丫頭去看看蘅香苑，問他稱心不稱心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們陪寶姐姐看去，老太太和媽媽只管先回上房歇著。若高興，明天再逛罷。」

便叫侍女們將船靠近，鳳姐鴛鴦攙著賈母，釵黛二人攙著賈夫人，緩緩下了山坡。船上侍女們連忙搭扶手，看著賈母賈夫人上了船。鳳姐鴛鴦跟隨去了。湘雲笑道：「老太太走了，你們小太太們大概也都走乏了，咱們也找個地方歇歇去罷。」寶釵指著山坡底下一座六角亭子道：「那亭子上就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從這山坡抄小路過去，到蘅香苑也不遠。那裡一切都便當，又有人伺候，咱們索性歇到晚上再坐船去，不好麼？」眾人都說那更好了。

寶玉引眾人一路過去，果然轉了兩上彎子，便到了蘅香苑。

麝月四兒忙出來迎接，晴雯、紫鵑、金釧兒也都在那裡。金釧兒道：「奶奶們今天

可真走累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我給奶奶預備下點心了。」寶釵一進門，見那座玲瓏石壁，宛然便是蘅蕪院，只院中多了兩大棵翠栝。再看那屋子迴廊清廈，也如同照模子印的一般，未免覺得好笑。黛玉指那副七言對聯給寶釵看，說道：「你瞧那下句該打不該打。」寶釵看了道：「做副對子也沒正經，鶯兒要找你不依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現成的詞句，又不是我做的，要打也打不著我。」迎春本來不大理會這些，卻拉著寶釵道：「老太太要問你稱心不稱心，到底你看著怎麼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人家照著我住的房子一模一樣蓋的，我能說不稱心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是聾子的耳朵，擺樣兒的。他就來了，還肯放他在這裡住麼？」說著，丫環們送上茶來，大家喝著，又說了一回閒話。寶玉向來坐不住的，便和麝月金釧兒去尋芳官藕官玩耍。迎春走乏了，歪在榻上歇息。湘雲見有現成奩具，自去洗臉理妝。尤二姐卻和晴雯紫鵑鬥那搶十開的牌。什麼叫做搶十開呢？那玩意用四副骨牌拼成一副，自兩人至四人皆可來得。每人十張牌，要鬥成三個副子，不拘五子順分相合巧，只要夠牙牌數十開以上，再湊成一對，便自滿了。

原是寶玉想出來的玩意，尤二姐雖不大會，晴雯向他一說，也就了然，他們三人便合手鬥上。

香菱只和寶釵黛玉說些閒話，寶釵將馮淵、張三在陰間控告薛蟠，以及林公父女的好意都告知香菱。黛玉又說起寶玉要親自去尋茫茫大士，替他們懺解，香菱自甚感激。想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依我說那用寶二爺親自去呢，只要找柳二爺去一趟就行了。他們本是同門，柳二爺又是我們大爺的盟弟，托了他沒有不盡力的。」釵黛二人都道你這話也有理。寶釵又道：「那年柳二爺出家，我聽了並不甚在意。不知他和我哥哥倒是個肝膽朋友。」香菱道：「他還救過我們大爺的性命，姑奶奶怎麼忘了。」湘雲洗了臉過來，笑道：「你們說得這麼親熱，怎麼不認新親呢？」香菱問是什麼新親，寶釵道：「蝌二奶奶新添的姐兒和蕙兒定了親，這裡頭還有神仙撮合呢。」香菱更為驚訝！寶釵又將黛玉在天宮裡如何遇見蘭香，後來月下老人如何示夢，略說了一遍。迎春尤二姐聽他們說得熱鬧，也湊了過來，無不歎異！湘雲問他們搶十開如何玩法，尤二姐說了，便也過去湊上四個人鬥。釵黛二人仍和迎春香菱隨意閒談。

一時天色將晚，黛玉忙吩咐侍女們即在蘅香苑擺飯。一面打發人去尋寶玉，去了一會，那人回來說道：「二爺已和他們吃了，在船上等著呢。請奶奶們吃了飯就來罷。」這裡眾人又摧著擺飯，大家隨意吃些。拿漱已畢，各就鏡盒重勻脂粉。寶玉先打發侍女來催，緊跟著又叫金釧兒來，說道：「二爺請奶奶們快去看晚霞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看他這麼心急，咱們就去罷。」黛玉便讓眾人一路出去。只見柳梢圓月已上，天上餘霞

紅紫通明，非常豔麗。轉過一帶白玉欄杆，早看見玉帶橋邊柳陰下，係著兩隻木蘭畫舫，一隻是空著等他們的。那一隻已載著多人，花團錦簇的也看不清是那個，彷彿有寶玉說笑之聲。

眾人剛走進柳陰，寶玉已從畫舫裡跳將出來道：「你們瞧這景致有多們好，再若磨蹭著不出來，那霞光娘娘可就不等你們了。」麝月芳官等也從船上迎出，幫著晴鵑等攙扶釵黛諸人陸續上船。寶玉先上那只船，叫芳官藕官和一幫會吹彈歌唱的侍女，先把要唱的幾支曲子掂對好了，排個先後次序，然後過這船來。只吩咐一聲開船，那船上繁弦急管之聲，也隨著水風度起。此時碧波如玉，霞彩澄鮮，天影水光接成一片奇錦。湘雲尤二姐都喜歡豁爽，和寶玉、晴雯、紫鵑只在船頭看看風景。

尤二姐搶過篙子撐了兩篙，見那雲水蕩搖，便覺頭眩，站立不住。虧得晴雯在旁邊扶住，將篙子交與侍女，連忙坐下。黛玉誤認是湘雲，笑道：「雲兒一向逞能，這不是鬧著玩的！掉了下去，可成了池中物啦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那是我呀！我在大觀園試過的，也幾乎掉下去。再也不玩那個了。」尤二姐笑道：「你們奶奶、姑奶奶們到了這樣好地方，還只在艙裡悶著，可有什麼意思？」寶釵道：「船頭上也很擠，讓你們寬舒點罷。「黛玉和迎春香菱也不肯出來，只在艙裡閒談。香菱靠著船窗看那荷花，笑對寶釵道：「姑娘，你看這裡的荷花比別處都大。「寶釵俯窗一看，果然一朵朵開足的，都有臉盆那麼大。花瓣尖上是綠的，尖兒以下是紅的，底下靠著蒂又是白的，一花都有三色。那骨朵都像個大椎子，葉子像把小傘。笑道：「不但花兒葉兒都大，顏色也不同呢。」迎春笑道：「你們還是少見多怪，沒見那佛經上說的，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麼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月亮也特別的大，想必這裡離天近，看得分外清楚。」黛玉道：「那裡的事，月亮剛出來總是大的，等一會兒出得高了，你們再瞧罷。」

正說著，只聽那只船上笛清弦脆，正唱著《小宴》一出。

那唱旦腳的珠喉宛轉，隨風抑揚，真令人迴腸蕩氣。細聽去，認出是芳官唱的。一時唱到「攜手向花前，漫把幽懷同散。」卻是芳官藕官二人合唱的。寶玉聽到這句，笑向寶釵黛玉道：

「如此好花好月，為什麼不出來坐坐，也散散幽懷呀！」釵黛二人不便拗他，便拉著迎春香菱同至艙前倚欄站著，只不肯往船頭上去。寶釵看空中彩霞漸散，月光更滿，照著水面似平鋪萬頃水銀，連那荷花荷葉上都像流鉛瀉汞似的。笑對香菱道：

「你看了這番奇景，若把他寫進詩去，必定有驚人之句。」香菱道：「看雖容易，若寫他出來可費事了。古人詩上說的『眼前有景寫不得』，正是這個意境。」湘雲道：「你看那兩岸的樹木樓台，都被煙靄籠住，彷彿添了無數遠山，那才是個奇景呢！」

話猶未了，眼前一亮，小瓊華的燈光已射到船上來。侍女們將船攏住了，靠在柳堤之下。寶玉催著眾人從柳陰徐步上去，直到了涵萬閣。閣下珠簾油幔全都捲起，兩個侍女正在廊前煽著風爐，安上茶銚。寶玉道：「這裡臨水看月最為得地，咱們就在廊下坐著罷。」說著，便命侍女們將幾榻移來，頃刻間已佈置都妥。湘雲笑道：「今兒真虧得『無事忙』做咱們的總管，若靠著丫頭們扭來扭去，那有這麼麻利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再要誇他，越發得了意了，還不定瘋出什麼故事來呢。」少時，大家就坐。對著那一片明湖，湖光月光，上下蕩漾，好像有兩個月亮爭輝鬥彩。依著寶玉要把船上那幫會唱的叫了上來，也在那邊廊上吹唱。寶釵不以為然，說道：「看月是要靜的，才能得月中之趣。那麼一鬧，只怕嫦娥也要嚇跑了。」寶玉聽了方罷。欲知他們如何賞月取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